

編輯室報告

曾秀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本期《台灣學誌》為「施叔青專號：跨國華人書寫」專題，收錄了四篇精彩的論文，另有兩篇書評、研究紀要也對性別研究有不同的反省與思考。施叔青為第一位獲得國家文藝獎的女作家，現任「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從年少至今，她持續不懈地以文字藝術增進個人創作，改寫了女性的歷史，也壯大台灣文學藝術的版圖。跨國華人書寫係以華人文化為底蘊，添入移居地之文化內涵，孕育具跨文化特性之文學作品；然其內容並非僅單跨文化之「國別」，更橫跨文化之「學科」。近年來，華人作家不再單以異國之風土民情為創作來源，亦企圖結合戲劇、繪畫、音樂、宗教、建築，甚至科技等各領域之素材，造就作品內涵之豐富繁貌。因此本專號以「跨國華人書寫」為主題，聚焦於施叔青的創作，期望經由學術研討提升華人文學研究的質與量。本專題論文均曾宣讀於「跨國華人書寫·文化藝術再現：施叔青國際學術研討會」，並通過期刊雙匿名審查程序後刊登。本專號編纂過程中，特別感謝研討會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及主辦人簡瑛瑛教授的襄助，讓本期能收錄諸多精彩的研究，延續研討會的成果。

首先，林芳玫、簡瑛瑛與吳桂枝三位學者所撰寫的兩篇論文，均從華語語系的觀點切入討論施叔青的「台灣三部曲」。簡瑛瑛與吳桂枝以「華語語系女性歷史書寫」的觀點切入，探討施叔青「台灣三部曲」和平路《婆婆之島》的跨文化再現，不僅具有比較的視野，拉出了歷史的向度，同時將兩位「文化回歸」作家在作品中的多重表述、混雜與流動的認同，視為更符合在地性與倫理性的表現，而不僅是作為單一國族寓言的框架。林芳玫的論文融合了華語語系的多元觀點和底層階級是否能發聲的關懷，探討「台灣三部曲」各式人物在性別、階級、世代、種族與語言使用上的差異，及其所處的身分位置是否能發言？發言後又是否能被聽到、理解？探討人物的發言慾望與實踐存在著怎樣的鴻溝，要在怎樣的條件下才得以跨越？又是否仍是失敗、恥辱的踐履，復歸於沈默的失聲狀態？文中有深切的人文關懷與後殖民批判色彩，認為作家和知識份子並非要為底層人物代言，而是要在書寫、研究中找出這些人物為何在歷史中失聲，並進一步指認、批判讓底層人物失聲、沈默的形跡結構，如此才能真正傾聽到沈默之聲。

相較於林芳玫著意於底層人物的聲音與主體性的關係，李欣倫的論文則從佛教身體觀的角度闡述《行過洛津》、《風前塵埃》的哲思，企圖從性別、國族等議題的討論中另闢蹊徑，探討施叔青的佛學體悟與禪修歷程如何影響其小說書寫，及其對盛衰榮辱、國族認同的思考。文中認為其作品以佛教無常的身體觀，來映照青春肉身與政治身體，因而對認同的思考有了超越性，平衡作家擺盪在出世與入世的情懷，以更溫柔的視角看待相關課題。李時雍的論文則從跨藝術的視角切入施叔青在寫作「台灣三部曲」和「香港三部曲」期間所發展出來的兩本旅行小說《兩個芙烈達·卡蘿》、《驅魔》，從繪畫、壁畫等藝術的觀點解讀兩本小說。認為前者彰顯了「我畫我自己，故我存在」的主體性，而後者則出現一種「我寫我自己，故我不在」的困境，認為其看似理性的藝術知識與歷史書寫，實則遮蔽了隱伏的情感與自我。

本期還有兩篇有關酷兒研究的紀要與書評。台灣的酷兒研究固然自 1990 年代以來蓬勃發展，但對於中國方興未艾的酷兒論述了解並不多，因而本期特別針對兩位海外學者的研究進行引介與討論，俾使華人地區的酷兒研究能相互參照，促進研究視野的開展和更進一步的思考、激盪。首先，蔡孟哲的書評乃針對許維賢新近出版的《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進行評介。他將許維賢的著作納入東亞華文同志研究的系譜當中，一方面耙梳台灣歷來的研究狀態與光譜，另一方面則將焦點置於同志與國族建構的關係，指出本書在台灣酷兒理論「罔兩問景」的理論基礎上切入中國從晚清到近現代的同志書寫；進而提出「『老同志』—新同志」(comrade-tongzhi)此一新的理論範式，來含括近現代中國男性建構。藉由梳理同性愛論述與重新想像同志的系譜，批判受父權意識型態宰制的「現代中國性」，並對當代中國同志運動與社會提出不同的主體形構與政治方案。書評最後也提出在此一研究成果之上，未來還可進一步思索、開拓的左翼酷兒與歷史研究面向，頗值得注意。

而趙錫彥的研究紀要〈「跨性別」與「酷兒時空體」在中國後社會主義語境中的記錄顯影〉，文中藉由兩部中國的跨性別獨立紀錄片《上海男孩》與《美美》，探討跨性別表演在中國當代社會語境中的酷兒時空意涵。他認為前者透過非黑人的同志爵士歌手身分與聲音反串表演，在幻象的層次上跨越了種族、性別與文化的界線，展演了不同於主流的主體性。美美則在北京從事跨性別的演出，後來因為健康因素返鄉，為了逃逸故鄉的主流性別控管，他透過京戲旦角的扮演來實踐其扮裝慾望，展現了酷兒的能動性。兩人一個藉由「西方」想像，一個透過傳統的扮演來進行幻象式的超越。